

懷周搏風兄

范澤山

前 言

六十五年一月廿七日晨起，接西湖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長趙筱梅女士函略以：

「今年二月十五日，為先夫周搏風將軍逝世十週年紀念日，為紀念先夫盡瘁黨國暨艱辛興學之至德，擬出刊紀念專輯。第念兄長為先夫生前好友，擬懇惠賜宏文一篇，藉光泉壤，並請於元月底以前擲下，以便交印。」



周搏風兄早年與夫人趙筱梅女士合影。

讀過上函後，一時百感交集，搏風兄之聲音笑貌，猶在眼前，而彈指光陰，搏風兄逝世竟已十週年矣。回憶我與搏風兄，係於民國卅九年，衡陽軍次，開始締交。此後二十餘年，時聚時散，相交以道，始終不渝。搏風兄一生方正，治事謹嚴，其行誼足為後世法者，不知凡幾。今於其逝世十週年祭之日，即無周夫人之函示，我也應該寫一點紀念文字。但我既不擅為文，加以時間如此迫促，搏風兄一生事蹟，建樹極多，提起筆來，亦有不勝枚舉之感。因思當年，搏風兄與其夫人趙筱梅女士由相識而結婚之經過，應可稱為「神聖戀愛」，我是當時的介紹人，知之較詳，故願敘述這一段往事：

將軍親自

料理膳食

民國三十三年，當時，搏風

兄與我都在重慶；搏風兄供職於軍政部，我則服務於交通部川湘公路管理局，攜眷屬住在國府路，偶逢星期假日，搏風兄常到我家，彼此古往今來，一談便是數小時。有一日晚間，約八時許我因事往段牌坊，就在事後經過搏風兄宿舍，叩門而入，見其方在自行料理晚膳，詢其故，始知今日退公稍遲，以致誤餐。當時尚對日抗戰時期，以中將級的主管，其生活竟如此簡單，以視今日社會之享受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。我當時便勸其早締良緣，俾能生活安定，搏風兄當以職務既繁，又不喜社交，言下似有困難重重之感，我即自告奮勇，謂當代為物色，遇機作合。

事情湊巧得很，次日我到局辦公，接觸到本局文書課趙課長——便是當今的周夫人，也是本局惟一的女性課長。——我見其儀態穩重條理清晰，一望便知是一位有能力的人，當時心中暗思，如果此人是位小姐，倒與搏風兄非常匹配，隨即約總務組溫組長萬農到我辦公室，詳詢趙課長的背景，據云：「趙從事教育工作有年，學識能力，均稱上選，且事母至孝，相依為命，但因此而

延誤婚期，迄爲小姑獨處云云。」當然我需知道最重要的便是未婚，旋即約搏風兄相晤，詢其意見，蓋搏風兄個性稍嫌拘謹，如不得其同意，是不便進行的，搏風兄這次表示得非常乾脆：「一切聽我指揮。」

溫組長建議：由其夫婦作東，邀我夫婦便餐，同時約請趙課長及搏風兄當然還有其他的人，組長請客，約其同組之課長作陪，這是頗爲自然的事，但溫組長的設計，亦確煞費苦心，毫無痕迹，而將周趙座次排得最爲接近，使有較多談話的機會，我從旁觀望，彼此印象似均不錯，覺得非常樂觀。

有一個星期日的中午，因爲毛炳文將軍的女公子出國，趙女士爲之祖餞，約我夫婦作陪，正當我夫婦準備出門之際，搏風兄適時而至，意在

與我商談第二步進行步驟，我不待詳商，即強拉同行，共赴趙約，作一不速之客，趙女士殷勤接待，毫無不豫之色，事後我便鼓勵搏風兄掌握機會，鏗而勿捨，此後周趙又曾接觸數次，似乎搏風兄也曾宴請趙老太太，據聞趙老太太對搏風兄印象最佳，這當然是雙方易於接近的有力原因之一。過了些時候，搏風兄又來問我，應如何繼續進行？我便大笑，並說：「如果老兄認爲趙女士應可爲終身伴侶，便應自己努力追求，已不是他可以代謀的事了。」是年夏秋之際，我臨時奉調昆明服務，周趙雙方之進展，我便不十分明瞭。卅四年抗戰勝利後，我由渝飛往南京，出席全國公路會議，在明故宮機場降落，周趙雙雙竟在場歡迎，並同到夫子廟第一餐館晚餐，我便恍然大悟，好事諧矣。

二十年間相敬如賓

卅五年春季周趙在南京勵志社舉行婚禮，我適因公出差，在九江途中，得到消息，即趕往南京，適時執行介紹人之任務，旋即返滬。次年我奉調東京，又與周趙睽違，直至卅八年，始在臺北重聚。搏風兄與趙女士從相識以至結婚，廿年間，始終相敬如賓，爲友好交響之模範婚姻。五十四年搏風兄退役後，與其夫人籌設西湖高級工商職業學校，以其晚年精力爲社會作育人才，乃甫有初基，遽捐館舍。十年以來，其夫人趙筱梅女士，繼承遺志，發揚光大，該校歷年畢業學生，現多分佈各階層，爲社會中堅，搏風兄雖未目覩，亦足慰在天之靈矣。

中外文庫
之十五

衆家老問黃金榮

黃浦江奇案錄

章君毅著 第一、二冊 隆重出版
合售 台幣 捌拾元

上海租界時代，華洋雜處，被稱爲冒險家的天堂。尤其清末以迄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前更是波譎詭秘，在此一時期黃浦灘上的傳奇人物，黃金榮的一生，多姿多采，頃由名傳記作家章君毅先生遍訪黃氏親人、友輩徒衆，編撰「衆家老問黃金榮」，以黃金榮所偵辦的離奇案件爲中心，撰寫這一位滬上第一閩人的生平事跡，是罕見的傳奇，更是爲人處世、立業致富的南針。茲應讀者要求，結集出版，第一、二冊合售臺幣捌拾元，請速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